# 丫头纯情人妻

ㄚ头（1）

ㄚ头这个称呼是针对小女生，一个年轻的小女生，先决条件是，你必须认识她，她也认得你，现在没有多少人懂得这个称呼了，现在的人把ㄚ头这种温馨的称呼改叫“辣妹”，而不管是否认识。

我遇见ㄚ头那年，刚结婚不久、年轻的很；有一个朋友住南部乡下，他在台北有间房子，所以就租给我，因为是朋友，房租很便宜，权充替它看家，我因为刚结婚，也穷得很，这就住下了，房子不小，足３０坪，叁间房，一厅一卫，就住我们俩夫妇，稍嫌空荡了点。

这一住，住了半年多，半年来房东朋友从不吭声，我也按月把房租汇回南部给他，一日忽接防房东来电；这个房东是乡下人，说起话来，有点辞不达意，搞了半天才懂，原来是他另有一个熟人，要搬来和我一起住。

房东说，那人单纯得很，专跑香港的单帮客，大部份时间在香港，本来不用租房子的，因为刚结婚，多了一个老婆，暂时分个房间，主要是给老婆住，过不久可能搬去香港，所以找我商量，分个房间给他；房东这一说，我也不好说不，事情就算定了。

几天後房东亲自北上，带着单帮客和他老婆住进了我的地盘，这一来我成了二房东，因为房东朋友要单帮客把房租按月交给我，这没问题，有问题的是……

单帮客很客气，年纪不小了，５０多吧，那一年我还不到３０；迎进单帮客、还迎进他老婆，初见单帮客的老婆，我就怔了一怔！

跟着单帮客进来，经房东介绍是单帮客老婆的是一个不到２０的小姑娘，真的，（後来我才知道她才１８岁）长得白白净净的，说不上漂亮，却年轻，身段蛮好的，带的行李更简单了，四个大皮箱，就是出国带的那种大皮箱，四大箱，其他没有了。

房东朋友介绍了单帮客，姓李；单帮客立刻递了名片，一口一个谢谢、不好意思说个不停，看起来挺客气的，介绍单帮客的老婆更简单，单帮客说他老婆年纪轻、不懂事，叫ㄚ头就行了。

这就是我初见ㄚ头，一直到单帮客带着ㄚ头搬家，说是要搬去香港，前後ㄚ头在「我家」住了一年多，我一直叫她ㄚ头，使终不知她姓啥名啥。

单帮客一住下，果真待在香港多，待在台湾少，一去香港起码十天半个月的，回台湾不过一、二天，真的待在我这个家的时间顶多一个晚上，有时整一个月就ㄚ头一个人，这麽一来，我家里就有两个女人，一个是我老婆，跟我年纪一样，快３０了，挺着大肚子，七、八个月了，另一个是十七、八岁的小姑娘，要命的是这ㄚ头一住久，跟我混熟了，简直不把我当男人看，因为是夏天，整天在家里就是一条小短裤，一件T恤，露出一大截白白的大腿，这还好，有时T恤里面空空的，连乳罩都不戴，偏偏这ㄚ头胸部还不小，鼓鼓的，稍一弯腰，差不多可以一眼望到底，搞得老子火气直往上冲，这ㄚ头也不知是真还是假，整天就那麽晃来晃去。

单帮客只要一回来，固定只待一晚，第二天就又不见了，而ㄚ头也不管老公是不是在家，使终那一付样子，单帮客似乎也不管她，我越看这对夫妻就越觉得奇怪，一个５０多岁的半百老头不旦整天不在家，一离家就十天半个月的，偶一回家也只待一晚，而老婆才十七、八，这个男人就那麽放心，偏偏我又碰不上单帮客，只好问ㄚ头了。

找了一个我老婆也在家的时候，我实在不太敢一个人跟ㄚ头独处，在外面不知怎样，在家里，ㄚ头那一付打扮，短到只遮住叁角裤的热裤，一大截大腿白白的，不戴乳罩的T恤，胸前两点看得轻轻楚楚，谁知道跟她独处会发生什麽事，所以只好找老婆陪着，才敢跟ㄚ头面对面谈话。

ㄚ头一听说有事要问她，忽地一下就靠着我坐下，还是那一身打扮，我看着ㄚ头，老婆就在旁边，ㄚ头也只是靠着我，什麽事也没发生，我坐沙发上，一边一个女人，其中一个穿得特别少，也特别年轻，那少女独有的体香阵阵扑鼻而来，刹那间、我有一阵冲动，一种要伸手抱住ㄚ头的冲动。

深吸一口气、慢慢地呼出，ㄚ头静静的坐着，等我问她。

慢慢压下心中的粉红意念，我问了我想问的，那是我第一次与ㄚ头在如此近的距离说话，ㄚ头就挨在我身边，假如身边没有我老婆，只有我跟ㄚ头……

ㄚ头听着我问她：「ㄚ头、你老公老是跑香港，一去那麽多天，到底是做什麽生意？」

我总得搞清楚，家里住着这麽一号人物，台湾、香港两头跑，又时常不在家，真要弄点什麽事出来，我可是黑锅背定了。

ㄚ头可不知道我想那麽多，一听我问立刻说道：「棺材！」

这两字一入耳，我实在听不懂，「棺材」、我知道，谁不知道棺材是什麽东西，问题是那麽庞大又笨重的东西，香港人疯了，买台湾的棺材，香港没人卖棺材呀！

我实在不明白，转头看看我老婆，我老婆正好也在看我，我知道她跟我一样，听得懂、可是不明白。

ㄚ头知道我不明白，又加了一句：「棺材、玉棺材，玉做的、小小的，装骨灰用的，不是那种大大的。」

「哦！」我长长哦了一声，这种棺材呀。

ㄚ头还怕我听不懂，又说道：「就是用玉石，那种台湾玉，像玉手镯那种玉做成的棺材。」边说还边指着自己的手腕，ㄚ头大腿是挺白的，手臂就不像大腿那麽白，却因为年轻，整个手臂看起来晶莹剔透，手指纤纤，令人有吃一口试试的感觉。

「我知道、我知道。」我手一伸，按住正在做手势的ㄚ头，这一下直接碰触到ㄚ头的手臂，与ㄚ头的手臂一接触，有一种滑嫩、微凉的感觉传上心坎。

当着老婆的面摸别的女人，随然只是稍微碰触，却有一种恍惚感，忙将手收回，再问ㄚ头：「那你老公每次回来，一个晚上就走，是干嘛？」

ㄚ头看了看我道：「去花莲，除了玉还要一些大理石制品，花莲产大理石，他每次都到花莲带一些去香港。」

我逐渐明白单帮客的行程，单帮客虽说住在「我」家，其实反倒不如ㄚ头与我熟，这ㄚ头好玩得很，她可不像单帮客说的什麽都不懂，ㄚ头说她家很穷，住山里面，女孩又不能帮家理赚钱，她爸爸穷得没法子，就把ㄚ头给卖了，买了ㄚ头的就是单帮客，还是房东介绍的呢！

我初听此话，还真吓了一大跳，不是说台湾没有饿死人的（这事发生在２０几年前，约莫是１９７５年左右，那时，台湾经济刚开始起飞，但是在乡下、山区里，穷人还是不少。）怎麽还有贩卖自己女儿的，还让我给碰上，不过ㄚ头自己倒还认命，在山里，实在没机会，ㄚ头好歹也小学毕业，单帮客愿付钱，还说将来要带ㄚ头去香港，ㄚ头一听说香港，整个人就迷失了，何况还可替家里挣来一笔钱，能不能去香港，还不知道，至少台北是去定了，所以ㄚ头自己倒没抱怨，就跟了单帮客，我听着听着，有一种回到叁十年代中国大陆的那种感觉，贩卖儿女、儿女还自己认命，哈，我自己也不知怎麽说！

ㄚ头越说，就越靠紧我，一张脸就靠在我肩膀上，两眼闭着，一只手紧抓着我的手，整个身体大半靠在我身上，半个胸膛已贴在我手臂上，一阵阵少女体香直冲脑袋，饱满的乳房压在我手臂，引得我脑袋发烧，下体急速充血，我转头看看房间，老婆因为挺着大肚子，不耐久坐，早就进房躺着了，沙发上只剩我和ㄚ头两人。

ㄚ头突然翻了一个身，整个胸脯贴在我胸膛，双手抱着我，脸颊贴着我脸颊，轻轻地在我耳边说：「抱我、抱着我！」

ㄚ头这一贴过来，二个乳房压着我胸膛，只隔着二件薄薄的衣服，娇嫩的脸颊贴在我脸颊上，引得我阴茎一阵暴涨，硬挺的阴茎被包裹在长裤里，显得有些难受，我略动了动屁股，让硬挺的阴茎多点空隙，一边伸手抱着ㄚ头，双手隔着衣服轻抚ㄚ头背脊，一边跟ㄚ头说：「ㄚ头、我老婆就在房理，让她看见不好啦！」

ㄚ头嘴一偏，堵住我的嘴，一根舌头已伸入我嘴里，一股少女唾液顺着ㄚ头伸入我嘴内的舌头渡入我的嘴内，我禁不住双手捧着ㄚ头脸颊，用舌头顶着ㄚ头舌头，把ㄚ头舌头顶回她自己嘴里，顺势硬把舌头伸入ㄚ头嘴内，一阵吸吮，ㄚ头「唔、唔」连声，好一会ㄚ头推开我，喘着道：「不怕」，顿了顿，ㄚ头又道：「大肚子女人容易累，一躺下就睡着，我们轻一点，吵不醒她的。」

「轻一点」，老天，怀里抱着女人，一阵狂吻，阴茎已硬得快撑破裤子，这女人还叫你轻一点。

ㄚ头话一落，双手一交叉，拉着T恤下端往上一拉，一件T恤就脱了下来。

ㄚ头只穿一件T恤，这一脱，上半身已赤裸，我还是第一次看到ㄚ头赤裸的身子，胸前一片白，二个乳房圆鼓鼓的，乳尖向上挺着，乳晕小小一圈，整个乳晕、乳尖被一圈淡粉红色圈着，小腹平坦一片，这是一付美丽晶莹的少女躯体，比起我怀孕的老婆尤胜叁分。

赤着上身的ㄚ头，双手一伸，将我上衣纽扣一颗颗解开，上衣还来不及脱，ㄚ头赤裸的上身已贴着我胸膛，胸前双乳紧压着我，继续将我上衣脱下。

两个赤着上身的身体紧贴在一起，ㄚ头虽已为人妇，因破瓜不久，胸前双乳软中还带硬，贴在胸前还感觉得到二个硬挺的乳尖顶着我的胸膛。

我不再说话，手一伸，解开了ㄚ头短裤的纽扣，拉下了短裤，ㄚ头屁股一抬，短裤已脱下。

看不见ㄚ头叁角裤是什麽型式的，双手拉着ㄚ头的叁角裤，ㄚ头屁股又一抬，ㄚ头已全身赤裸。

我这儿忙着脱ㄚ头裤子，ㄚ头也在脱我的我裤子，几乎不分先後，我和ㄚ头身上已无一丝一缕。

赤裸的ㄚ头双脚一跨，跨坐在我身上，伸手扶着我硬挺的阴茎，稍一引导，阴茎已抵着ㄚ头阴道口，只见ㄚ头一用力，身子往下一坐，「ㄔ」的一声，我发烫的阴茎已全根挤进ㄚ头那紧宰的阴道里。

ㄚ头抱着我，发出了一声「哦」，屁股开始起落，紧宰的阴道将我阴茎包得紧紧的，ㄚ头每一下起落，都发出一声「哦、哦」，我一手抱着ㄚ头，一手掩着ㄚ头的嘴道：「别出声，别叫，吵醒我老婆就玩完了」。

ㄚ头「唔」了一声，加紧了屁股的起落，或许是怕吵醒屋内睡觉的老婆，也或许是ㄚ头那少女紧宰阴道的压迫，我的高潮来得很快，一股酸麻沿着背脊往上，我双手抱着ㄚ头道：「ㄚ头、我要射了」。

ㄚ头没回答，只「嗯」了声，也将我抱得紧紧的，就在我未射前，ㄚ头的阴道已一阵阵收缩，她比我更快高潮了。

在ㄚ头的高潮中，我的阴茎一抖，阵阵滚热的阳精也急射进ㄚ头阴道里。

紧紧的抱着，在高潮消退後，我向ㄚ头说：「好了，快起来，别把我老婆吵醒！」

ㄚ头又「嗯」了一声，右手抓过叁角裤，左手拿起了T恤，屁股一抬，左手T恤向阴户一掩，右手的叁角裤快速的握住我逐渐变软的阴茎，同时双腿一挟蹲下身子，空出的左手捧着我的阴囊，右手的叁角裤擦拭着我沾着淫水的阳具，头微仰着，嘴巴嘟起，作出了亲吻的动作。

我笑着，一边享受着ㄚ头对阴茎的擦拭，一边伸出右手，食指点着ㄚ头嘟起的嘴道：「好舒服、是不是！」

「不告诉你！」ㄚ头回了一句，右手又伸向两腿之间，隔着T恤，掩着阴户，站了起来，一手拿着叁角裤，迅速往她自己的房间进去。

看着ㄚ头进入房间的赤裸背影，又看了看自己软了的阴茎，我迅速的穿好衣服。

重新坐回沙发上，点起一根烟，深深吸一口，仰着头，缓缓的呼出，看着一股白色烟雾往上升，烟雾蒙蒙中，就在这里，与老婆隔着一道门，跟年轻的ㄚ头……

看了看两个房门，明天又会怎样呢？按熄了香烟，进了自己的房……

ㄚ头（２）

「铃……铃……」

清晨六时叁十分，每天都是这个时间，闹钟准时响起，老婆因为预产期未到，还是得赶早起床，准备８点钟上班打卡。

「懒鬼、起床了，还睡」先起床的总是老婆。

「嗯！起来了，起来了」一挺腰，坐起了身子，转头望了望老婆，低胸的睡衣，露出两个饱满的乳房，因为怀孕的关系，老婆两个乳房，显得更形涨满，两颗乳头，因为尚未生产，还带点粉红，故意不去看老婆那凸出的腹部，两手隔着衣服，一把抓着老婆那饱满的双乳，嘿！一手还握不住呢！

「干嘛，大清早的，别吵啦！」老婆一伸手，拉下了我抓住她双乳的手。

「大清早的，硬梆梆的呢！」我拉开了被子，指着硬挺的阳具。

老婆一伸手，抓住我硬挺的阳具：「晚上回来，帮你消消火，现在别闹了，要上班、迟到不好！」

「呼！」深深呼了一口气，虽然隔着一层内裤，那种被女人握住阳具的温暖感觉，究竟不同於自己的手。

老婆握住阳具的手，用力握了两次，松开手道：「洗脸啦！」走出了房间。

望着老婆的背影，起了身，穿上衣裤，清早的一场打情骂俏，使我安了安心，昨天夜里在客厅与ㄚ头的一场激情，至少老婆毫不知情，ㄚ头说得是，怀孕女人容易疲劳，睡得沉。

洗好脸、刷好牙，转身出了浴室，ㄚ头就站在她的房门口，笑迷迷的望着我，还是一件T恤、一条短裤，看着她那白白的大腿，想起昨天夜里赤裸的ㄚ头，匆匆忙忙的也没细看ㄚ头赤裸後的身子，正当我想着ㄚ头赤裸的身子时，老婆的声音响起来：「搞好了没，吃早餐了！」

「哦！好了、好了！」一边回答着老婆，一边跟ㄚ头说道：「ㄚ头、一起吃早餐。」

ㄚ头笑了笑没回答，老婆的声音又来了：「是、吃早餐，烧饼油条加冰豆浆，ㄚ头买的，还用你叫呀，快点！」

「呀！」我看了看ㄚ头，不知说什麽，ㄚ头向我做了一个鬼脸，回头向在餐桌的老婆道：「大嫂、我来！」

两个女人四只手齐动，叁份早餐，一人一份已摆好在桌上。

我坐上餐桌，望了望老婆和ㄚ头，再看着桌上的烧饼油条和冰豆浆，我小心的问道：「ㄚ头买的？」

老婆瞪了我一眼：「我又没出门，烧饼油条会自己跑上来呀！」

ㄚ头一手托着腮，一手拿着冰豆浆，慢条思理的道：「今天起床早了点，所以就去买了一些早餐。」顿了顿又道：「喜欢吗？」

「喜欢、喜欢，烧饼油条加冰豆浆最合我味口了。」一说完，烧饼油条大大的咬了一口。

「ㄚ头买的早餐，也不知道说谢谢，你以为你是谁呀！」老婆在我咬了一口烧饼油条後加了这麽一句。

那一口烧饼油条还没吞下，含着满嘴食物，连忙说了一句：「ㄚ头谢谢你呀！」

一手掩着嘴，ㄚ头笑了笑，却不回话，只是两个眼睛直看我。

很少有机会在这麽近的距离与ㄚ头面对面直视，所以我趁机好好的看一下ㄚ头，尤其是她的脸孔。

头发是中长度、恰好在肩膀上，脸型居然是瓜子型的，属於那种图画上的古典美人那种瓜子脸，两道眉毛不浓亦不稀，鼻子看起来很挺，鼻下嘴上的隆中、两条线条特别醒目，嘴上、嘿嘿，这ㄚ头，一大早居然就擦上了胭脂，红红的嘴并不大，擦上了胭脂的嘴唇，角度鲜明，下巴处是一个看起来很漂亮的弧度，两个耳朵被头发盖住、看不见，脸颊看来粉粉的，似乎是年轻的关系，两腮微带粉红，整体看来不是很美，却有一种看着图画中年轻女孩的感觉。

ㄚ头一小口一小口吃着烧饼油条，偶而喝上一口豆浆，她看了看我老婆，转向我道：「ㄟ，今天有没有空！」

「今天有没有空！」这ㄚ头干嘛，清天白日的，我老婆就在旁边，她居然问我「今天有没有空！」，当然有空，可是、碍着我老婆，我总得打一打太极。

「有呀！」我回了ㄚ头一句，又道：「干嘛！」

ㄚ头这一次不跟我说，她直接向我老婆道：「大嫂、人家今天有事，要到松山一趟，我又不认得路，一个人去也有点害怕，借你老公用用，陪我一趟，好嘛！」

这妮子在撒谎了，她把嗲功用到我老婆身上，不知我老婆反应怎样。

一些也不考虑，老婆立刻接了口：「ㄟ、帮帮ㄚ头，找个空带她去一趟，ㄚ头来台北也不久，松山又远，迷路怎麽办！」

「应该、应该」这叫奉命偷腥，昨儿晚上ㄚ头主动找上我，今天她又要安排了，这一次她是明着来，可惜我老婆不明白，只是明白又如何，家里摆着这麽一个年轻美媚，早晚会出事，何况她自己又大着肚子，虽然性爱仍有，次数却拉长了，搞得我火气上来，也不管老婆是不是大肚子，硬是要插，老婆却一直说，大着肚子不好啦、一周一次就好啦、小心点别压着肚子啦，罗罗嗦嗦一大堆的。

大肚子女人，腹部压着子宫，把子宫推挤向前，每一次性爱、老婆高潮来得特别快，接连二、叁次高潮也曾有过，不过、碍着一个大肚子，许多动作不能做，只能照标准来，还得小心别压着肚子，真是不能尽兴。

现在有ㄚ头来递补这个空缺，目前老婆是不知道，ㄚ头她老公远在香港，当然更不知道了，只是以後会如何，如果我白天跟ㄚ头上床，到了晚上老婆要验仓，那我如何交差。

迅速把脑筋给拉了回来，告诉ㄚ头：「早上我出去一下，把事情做个调整，中午１２点左右我回来，再陪你去松山，这样好吗！」

「嗯！」ㄚ头嗯了一声又接着道：「中午我做饭，你回来吃饭，吃了饭再去。」说完又转向我老婆道：「大嫂、谢谢你呀！」

老婆看着我又说道：「你看看，人家请你吃饭呢！尽点心，多帮帮人家吧！」

「是、是、帮、一定帮！」你怎知我不帮，昨儿晚上才帮了一次，看样子今天又要再帮一次，这一次，可得好好帮了，帮得彻底一点……

「好了、就这样，中午我回来一趟，现在快把早餐解决，早上塞车呢！再拖就迟到了。」

◎◎◎

时间不到中午，１１点３０分左右，我就回到家了，停好机车；当年结婚时经济不好，买不起汽车，只好买机车，买的是铃木１００，铃木这个名字日文发音叫「输输去」，不过、对ㄚ头，我怎样也不会「输输去」。

打开了大门，飘来一股食物香味，看样子、ㄚ头还真做了饭呢！

拉开沙窗，进了客厅，ㄚ头的声音从厨房传了出来：「ㄟ、回来了，等等马上好。」

「ㄚ头、别太忙，不过一个中饭，二个便当就解决了。」

「来了！」ㄚ头说完，捧着一盘看起来红红的，一下子也不知是什麽，因为我已被ㄚ头的穿着给吸引了过去，她手中是啥东东似乎已不重要了！

ㄚ头从厨房走出来把手中餐盘放在餐桌上，这中间有一个９０度转角，ㄚ头一转身，我就看到ㄚ头後面一片光溜溜的，既没有乳罩的肩带，也没有叁角裤，一片光洁的背脊，只有一条围裙的带子打了一个蝴蝶结在屁股上，两片屁股光溜溜的，修长的大腿看来也是一片白。

就这一招，我已被击败，看着ㄚ头只系着围裙的青春肉体，我像被点了穴道一般，就那麽站着，裤子里的阳具却像弹簧一样，蹦的弹了起来。

朋友们有时谈起风花雪月，我时常大声说：就算是脱光的女人，只要不碰到她身体，休想我会硬！

这一下、连碰都没碰到，阳具就已硬了，ㄚ头这女孩，昨天晚上还光光的一丝不挂在我眼前，反应都没这麽热烈，怎麽今天只看到她光光的背脊和大白屁股，反应就这麽热烈，那稍停怎麽办。

不行、不行，我深深吸了一口气，慢慢的呼出，再吸进、又呼出，就只做了两次深呼吸，ㄚ头已放好手中餐盘，走向我，伸出双手勾住我脖子，接着就是一吻。

一个热烘烘，摸起来滑嫩嫩的娇躯就这麽贴着我，胸前双乳只隔着一层布，紧紧的压在我胸膛，我的阳具再也不听指挥，硬得像铁条，直挨着ㄚ头大腿根。

ㄚ头立刻有了反应，伸下手隔着裤子，抓紧了我硬挺的阳具，嘴里「唔唔！」的哼着。

我左手在ㄚ头光滑的背脊上摸着，右手伸到ㄚ头那光光的屁股轻抚着。

我就知道，ㄚ头今天摆下的是粉红陷阱，却没料到如此直接，刚一进门就深深的陷进，这ㄚ头、有一套，真有一套。

一阵热吻，ㄚ头推开了我，右手仍抓着我硬挺的阳具，开口道：「先吃点饭，饭菜都是热的，吃过饭、我们好好玩……」

吃饭、开玩笑，我现在正在火头上，阳具硬得火烫，不解决一下，怎忍得住。

「不、先打一炮再说！」右手从ㄚ头饱满的屁股往上伸，找到了蝴蝶结，顺手一扯，围裙已脱离ㄚ头身体，这一下，阿头又赤裸了。

ㄚ头的嘴唇从我一边脸颊经由嘴唇到另一边脸颊，如此捱擦着，二手已解开我上衣纽扣，拉脱了我的上衣，一边道：「不先吃饭……也要……洗……洗个澡……」

因为时当夏天，上衣一脱，上身已没衣物，ㄚ头的胸前双乳贴着我胸腔，立刻感到了两颗乳头、硬硬的，在胸前缓慢的磨擦着，「哦！」一股麻痒传遍全身。

才不管洗不洗澡，何况长裤已被ㄚ头脱下，只剩一条内裤了，ㄚ头手一伸，又拉下我内裤，但因姿态不对，一下子未能将我内裤脱下。

我踢掉脚上皮鞋，手一横，微一用力，打横抱起了ㄚ头，ㄚ头一声轻呼，双手勾住我脖颈，头一抬，嘴唇离我极近，我头一低，舌头一伸，已伸入ㄚ头嘴里，脚步一开，抱着ㄚ头进了她的房。

抱着ㄚ头，往床上一倒，两个嘴唇仍贴在一起，二人四手却忙个不停，在彼此身上到处游弋。

ㄚ头身上肌肤滑腻、细嫩，尤其胸前双乳、大腿，抚摸起来有一股微微凉意，我双手在ㄚ头身上到处摸着，ㄚ头仍没忘记我还有一条内裤留着，这一次第一时间脱了我内裤，立刻抓住我硬的发烫的阳具，二手齐来，一手抓阳具、一手摸阴囊。

当硬的发烫的阳具被ㄚ头那软绵绵的娇嫩玉手握住磨擦时，一股股酥麻感直传进心里，那种舒服的感觉，不下於射精。

我一边享受着ㄚ头二手对阳具的磨擦，一边继续和ㄚ头舌头压着舌头，同时二手分二路进攻，一手握着ㄚ头那有３４的丰乳，两根指头捏着ㄚ头发硬的乳头轻揉着，一手伸进ㄚ头大腿，顺着大腿内侧往里摸，当手到达ㄚ头两腿中间隆起处，首先接触到的是细细地、柔柔地、卷曲着的一丛阴毛，从小腹下端开始，一直往下延伸，手的触感告诉我，ㄚ头阴毛似乎不少。

手指顺着阴毛往下，寻到了裂缝，食指一探，立刻就找到一颗圆圆地，凸凸的小肉球。

寻到小肉球，二根指头捏着小肉球，缓缓地揉着，ㄚ头的呻吟「唔、唔」一声接一声，我的中指摸着裂缝边缘，划圈般划了几圈，再一下突兀的插进阴道里。

中指一插进阴道，立刻就有一种紧缩感，ㄚ头淫水汨汨流出。

中指在阴道中不动，捏着阴核阴的二根指头却不停的揉着、摸着。

ㄚ头「唔」声连连，在我阴核揉摸中嘴唇离开了我的亲吻，湿 的嘴角挂着口水，这妮子，大概舒服的连口水也流了出来。

我用脸颊贴着ㄚ头粉嫩的脸颊，ㄚ头的手仍握着我发烫的阳具，我的上下二路进攻仍持续着，捏着ㄚ头乳尖的手，左右双乳交替着，阴道里的指头偶而做一下进出，重点仍摆在阴核的摸捏。

ㄚ头喉头发出一声声听不清楚的亨声，握着我阳具的手一松，脚尖收缩，阴道内璧肉阵阵收缩，淫水股股涌出，ㄚ头第一次高潮来了。

在阴道收缩中，ㄚ头四肢摊平，阵阵淫水涌出，沾湿了我一手掌。

将手抽离ㄚ头阴道，从床头拿起卫生纸擦了擦沾湿的手。

一挺腰，从与ㄚ头紧拥的情形变为坐者，看着ㄚ头摊平的四肢，本想好好看一下ㄚ头赤裸的玉体，两次抱着赤裸的ㄚ头，都没空去好好欣赏少女年轻的身体，现在挺着发烫的阳具，看着高潮後的ㄚ头，当下不再犹豫，两手拉起ㄚ头双脚，使ㄚ头双脚放在自己双肩上，自己一手扶着阳具，一手拨开ㄚ头阴道口，腰部一用力，一个龟头已挤进ㄚ头阴道，ㄚ头「嗯」了一声。

真是紧凑，18岁年轻女孩；阳具一进阴道，便被包得紧紧的，腰部又用力，ㄚ头那充满淫水的阴道在充份滋润下，终於使我阳具整根插入。

ㄚ头的呻吟声一声接着一声，我将阳具缓缓抽出，又迅速插入，只是ㄚ头阴道实在又紧又宰，抽出既不易，插入更困难，每一次插入，龟头被阴道璧挟的紧紧的，龟头帽沿在ㄚ头阴道嫩肉的包挟下，每插入一次，都一阵抖擞。

ㄚ头在我每一次插入时发出一声一声的轻哼，两手完全无力抬起，眼睛紧闭，阳具每一次撞击阴道，都带起ㄚ头胸前双乳一阵晃动，粉红色乳尖和乳晕在撞击中晃动，细目瞧去，一片粉红晃动着，恍若朵朵桃花随风摇曳。

放在肩膀的ㄚ头双腿似乎又在用力，我知道，ㄚ头的高潮又要来了。

赶着在ㄚ头第二次高潮时将精液射进ㄚ头阴道内，我将ㄚ头搁在我肩上的双腿放下，使ㄚ头双腿并拢，我全身趴在ㄚ头身上，胸前感受ㄚ头发硬的乳头，阳具在ㄚ头紧紧并着的双腿间，做强力的冲刺。

几乎已昏死的ㄚ头，忽然双手紧抱着我，嘴里「喝、喝」连声，阴道一阵强力收缩，ㄚ头第二次高潮来了。

本就绷紧的神经，在那一刻突然放松，我双手握着ㄚ头脖子，脸颊贴着ㄚ头脸颊，呼吸一阵急促，马眼一开，一串阳精已射入ㄚ头阴道深处。

用力握着ㄚ头脖子，我口中呵呵响着，ㄚ头却死鱼一样，嘴巴大张着直喘气。

阳具持续抖动了几下，射完精的阳具深插在ㄚ头阴道中，我放开了握着ㄚ头脖子的双手，全身乏力的趴在ㄚ头身上，良久良久……

变软的阳具滑出了ㄚ头阴道，我顺手拿起一叠卫生纸，一把塞进ㄚ头两腿间，转个身平躺在床上，一只右手却仍摆在ㄚ头双乳上，两只指头仍捏着ㄚ头右边的乳头。

悠悠地，一个声音彷佛来自云端，「我死了没……好舒服……像在……天上……跟着白云……一起……飘……」ㄚ头的声音轻轻响起。

我躺着不动，回了ㄚ头一句：「清理一下自己，床单怕都沾湿了。」

ㄚ头一个翻身，趴在我身上，又将一对丰乳压在我胸腔，双手抱着我的头，舌头一伸，硬塞入我嘴里。

ㄚ头「唔、唔」几声，停止了亲吻，双手撑着，一张娇嫩粉脸就在我脸上方，ㄚ头开口道：「好舒服，从没那麽舒服过。」

我双手一伸，拥着ㄚ头说道：「你刚刚一共二次高潮。」

「嗯！好好哦！」

「当然好，你以前没有吗！」

「那有！」

「咦！你老公怎麽弄的，怎会没让你高潮！」

「他呀！老甲鱼一个，要不是他有钱，我才不跟他呢！」

「ㄚ头！别这麽说，好歹他是你合法丈夫，何况，你老公生活费照给。」我荒忙替单帮客说了几句，要不然搞得老夫少妻吵架事小，ㄚ头要是缠着我，那可麻烦了。

「真的嘛！每次一回来，急冲冲的上床，叁、二下就软了，那像你，弄得我好舒服！」

我不禁苦笑起来，跟ㄚ头说：「ㄚ头！你老公年记大一点，性能力不能跟我们年轻人比，但是他经济能力可比我强多了，你别胡思乱想！」

「不说那老甲鱼，我们再来一次。」ㄚ头一边说着、一边手又握着我的阳具，上下套动着。

我这一惊，非同小可，连忙阻止ㄚ头的动作：「ㄚ头，不行了，别在逗我了，我得留点精神好晚上应付我老婆。」

ㄚ头吃吃的笑着：「你们男人呀！哼！」

「ㄚ头！日子长着呢，慢慢来，只要你不搬走，还怕我跑了呀！」为了晚上应付老婆，不得不硬压下再与ㄚ头大战一场的冲动。

「好！放你一马，你晚上去应付大嫂，我们明天再来」ㄚ头笑嘻嘻的道。

「明天！我……」这一下，ㄚ头成了沾上手的 面粉，甩都甩不开了，明天怎麽办呢？

ㄚ头（３）

做为一个男人，老婆若不是经过千辛万苦的追求而来的话，简直就不敢见人。

我是，所以说起如何追求老婆，叁天叁夜也说不完。

做为一个成功的男人，背後除了有一双温暖的推动摇篮的手，往往多了一双不推动摇篮的手，这双不推动摇篮的手，我们统称为“情妇”。

我不是成功的男人，连稍有基础都不够格，未满３０，刚结婚，小公司的业务，每月所得仅够糊口，别说房子了、车子都没一部，偏偏我和那些成功的男人一样，除了有一双推动摇篮的手在後面，还多了一双不推动摇篮的手——ㄚ头。

跟ㄚ头姘上，并不是我去找的，自从家里忽然多了一个年轻少女，我就耽心，果不其然，这ㄚ头搬进我家才一个月，我这笨蛋就掉进ㄚ头年轻、活力的肉体里，ㄚ头第一次送上门时，心里头还有点暗爽，第二次脱光ㄚ头衣服，那１８岁少女充满活力、饱满的乳房、修长白晰的大腿，还迷失了一阵子，现在ㄚ头拿我与她老公一比，一脚就把老公给踢走，说她老公是老甲鱼，真是糟了个大糕，别的男人养女人，总把女人摆在外头，金屋藏娇，我这笨蛋，居然在自己的家里头弄了个女人，整日面对面、脸对脸，想跑都跑不了。

这事从头想想，真该怪我老婆，要不是老婆挺个大肚子，ㄚ头怎样也找不到机会，现在可好了，ㄚ头一尝到性爱的乐趣，发觉这种快乐不是她老公所能给的，简直就盯死了我；其实我自己也该掴一大巴掌，玩女人就玩女人，自己爽就好，干嘛把ㄚ头弄得连来二次高潮，ㄚ头年轻轻的，没见过世面，根本就不知道男女性爱可以让女人舒服得上天，我这笨蛋自以为高 ，第一次还好，第二次弄得ㄚ头爽翻了，难怪ㄚ头还想第叁次……

碰巧公司有事，要人去趟南部，我自行报名，走了一趟，二天一夜。

二天後回来，那天夜里８点左右到家，一到家，刚开大门，就听见屋里有男人声音，这可怪了，这个家除了我这个男人，就是ㄚ头的老公了，难不成是ㄚ头老公回来了，进了门，果然就看到单帮客在家。

单帮客一看到我回来、高兴的很，叁几句话，就拉着我往外走，老婆倒没说什麽，反倒ㄚ头不依，我不过二天不在家，她老公可半个月不见人，不过看ㄚ头的样子，似乎是怪老公突然回来了。

我也不知道单帮客干嘛要拉我出去，不过单帮客久久回家一次，有空跟他谈谈也好，当下告诉ㄚ头：男人们说些话、喝两杯、没事的。

ㄚ头一见我说话，亦就不再吵，只加了一句：「喝醉了别回来！」

就在家不远处，路边小摊子，几碟小菜、几瓶绍兴，一个老芋仔与一个小伙子，足足喝了叁小时，回到家，快１２点了，老婆早就上了床，ㄚ头倒还等着，看着我们没喝醉，ㄚ头这才放心。

单帮客趁着ㄚ头在跟我说话，进了房拿出来二瓶酒、二条烟，一把塞给我。

「老弟呀！这酒是约翰走路，海关买的、你留着多少喝一点，３５烟不值钱，顺手带回来，你总算有吸烟、留着吧！」

「好、好，我收下了。」收下了约翰走路与３５烟，我跟ㄚ头说：「ㄚ头、快１２点了，睡觉啦！」

ㄚ头嘟着嘴哼了一声，进了房。

我跟单帮客对望了一眼，点点头、亦进了房。

◎◎◎

躺在床上，看着身旁的老婆，想着单帮客的话，一时之间百感交集！

单帮客的话，既简单又无奈；挣了点钱，想找个老婆，看看能不能有个儿子，好过下半辈子，年纪大的怕不能生，又怕女人是为了钱，只好找年轻的，找来找去，找到山里的ㄚ头，讲好ㄚ头没回娘家的可能，花了几十万一次买断，带去香港前，先呆在台北一段时间，适应都市生活。

放ㄚ头一个人在台北，又怕ㄚ头跑了，所以透过关系，找到我这人口简单，同是乡下出身的，暂时住一阵子，免得让ㄚ头一个人受不了诱惑，跟上小白脸，到时花钱事小、若不回来事就大了，所以要我花点时间陪陪ㄚ头，跟ㄚ头上床都行，总好过ㄚ头跑了。

我这一听，真真岂有此理，我虽然跟ㄚ头上过床，总不能自己承认，偏偏单帮客拉着我喝酒，就是要我帮他看着ㄚ头，又让我跟ㄚ头上床，天下事真是无奇不有，我当然一手推掉，直说朋友妻不可欺，单帮客千求万求，最後拿着二万现金（当年一间房子３０坪月租金约叁千）要我收下，说是就当我带ㄚ头开房间的费用。

单帮客既然这麽说，连房间费都拿出来了，我装作万分不得已，收下他的钱，单帮客千谢万谢，就差跪地了，单帮客说得很简单——随我怎麽样，可就别让ㄚ头跑了。

为了不让ㄚ头跑了，当然只有从性爱下手了，这妮子刚尝到性爱甜头，我只是花点时间陪她，ㄚ头不会跑的。

第二天单帮客在家，带着ㄚ头出游去了，我没事，第叁天中午单帮客就走了，到了晚上我回来，ㄚ头的表情有点怪。

我趁着老婆洗澡时，问了问ㄚ头：「ㄚ头、干嘛，一脸不高兴！」

「还说呢！老甲鱼烦了我二个晚上，每次都弄得我不舒服！」ㄚ头一下子就抱着我，伸手就抓着我阳具。

连忙挡住ㄚ头的手，不让她碰到我的阳具，我急道：「ㄚ头、现在不要，你一摸、我就硬了，等下我老婆洗好澡出来怎麽办！」

「那你明天再回来一趟，还是你好，跟你弄好舒服！」ㄚ头说着，胸部又贴了过来。

「好、好，我明天中午回来，现在别忙，我老婆知道就完了！」说着将ㄚ头推开了些，要不然ㄚ头一贴过来，阳具又要硬了。

「那先亲一个！」ㄚ头一说完，舌头就伸了出来。

「亲、亲，亲完先回房去！」手搭ㄚ头双肩，迅速与ㄚ头舌碰舌亲了一下。

真是不得了，稍一碰触，老二立刻有反应，连忙将ㄚ头赶进了房。

◎◎◎

次日中午，如约回到家。

一进门、ㄚ头就飞一样，扑进了我怀里。

抱着ㄚ头、上下看了一下，嗯！今天正常了，一件连身洋装，白白的大腿露出一半。

ㄚ头抱着我，舌头一伸，又伸进了我口中，胸前双乳紧紧的贴着我胸膛，立刻就感受到一股温热由胸膛传进大脑，两根舌头交缠了几下，我推开ㄚ头道：「别急、别急，慢慢来，吃过饭没有？」

「不要吃、有你在，我什麽都不吃！」ㄚ头还是抱紧我，两个乳房在我胸膛重重磨擦着，直磨得我阳具发硬！

ㄚ头立刻就感到了，右手往下一伸，拉开拉 ，一只右手已伸进我裤裆，将我逐渐发硬的阳具掏了出来，一把就握住。

ㄚ头的手柔软、细腻、又微带一点凉，阳具一被ㄚ头握住，立刻就变得更硬。

「好硬喔、还烫烫的呢！」ㄚ头低头看了一眼，又道：「这麽粗、怎麽插得进我的洞，我的洞小小一个……」

「不是插过了，还怀疑呀！」我一手放在ㄚ头屁股、一手轻捏着ㄚ头脸颊道。

ㄚ头一手握着我硬邦邦的阳具一手抱着我，呼吸急促的道：「插我、快插我，我要……」

略微一迟疑，我道：「慢点、ㄚ头，你那地方毛太多了，先把毛剃了，我好看得清楚……」

「呀！」ㄚ头呀了一声又道：「你不喜欢我的毛！」

「不是，你的毛太多了，玩别的花招不太合适！」我吊了吊ㄚ头的兴趣。

「什麽花招？」ㄚ头一脸迷惑。

「先别忙，把毛剃了，我教你！」我一边说，一边拉下ㄚ头背後的拉 。

没戴胸罩的双乳娇傲的挺立着，粉红色的乳晕上两颗小乳头已发硬，ㄚ头的双乳真的不小，或许是山里劳动的关系吧，谁知道呢？

匆匆的脱下衣服，带了剪刀，拉着ㄚ头进了浴室。

教ㄚ头背贴着墙，一脚站立，另一脚尽量抬高，拿起剪刀，叁两下就把ㄚ头浓密的阴毛剪了个七七八八。

ㄚ头低头看了看自己的阴户，说了声：「好难看呀！」

「剃乾净就很漂亮了！」我收起剪刀，拿出刮胡刀，弄些水把ㄚ头阴户沾湿了，ㄚ头呼了一声：「好凉……」

我不说话，拿出了我自己刮胡用的刮胡膏，挤了一把，抹在ㄚ头那剪短的阴毛上，用刮胡刀先把阴户四周的毛修了修，待阴户四周的阴毛全刮完，剩馀的就是长在大阴唇旁的一些阴毛了。

我用左手拉着ㄚ头的大阴唇，右手刮胡刀轻轻的刮着，ㄚ头已一声声的哼着；听着ㄚ头的哼声，我动作不停，一边道：「怎麽，还没开始就爽了……」

「是……爽……好爽！」ㄚ头这浪蹄子，我只不过轻触大阴唇，她就哼声不停。

「站好、别动，就好了！」我怕ㄚ头太舒服，脚一软就站不住了，快速的刮乾净了ㄚ头的阴毛；果然，ㄚ头身子一软，已趴在我身上。

一手抱着ㄚ头，掉落满地的阴毛也来不及清理，一边捧水把ㄚ头阴户洗洗，我像扛东西一样，把赤裸的ㄚ头扛在肩上，走出浴室，进了ㄚ头房间。

进了房将软绵绵的ㄚ头，往床上一放，上下看了一遍，嗯！顺眼多了，少了小腹下一片黑，多了的是两腿交叉处，微微纷红的一片。

躺在床上的ㄚ头，脸颊粉红，双眼迷蒙，少女未经多少人事的乳房坚挺着，小腹因为躺着而略微下陷，阴户因为没有阴毛，而显出粉红一片，两腿修长圆润，全身上下，粉光细致，虽不是雪白一片，却也是白嫩玉滴，尤其大腿部份更显白皙，一些也看不出是山区出身，真是年轻有劲，充满活力！

ㄚ头躺在床上一阵子，气已缓过来，见我只是呆望着，媚声开口道：「哥……」

闷吼一声，我扑在ㄚ头身上，一口就吻着ㄚ头，硬邦邦的阴茎贴在ㄚ头小腹，ㄚ头「嗯」了一声，两手一伸抱紧了我。

用力的吻着ㄚ头，贴紧ㄚ头丰满的乳房，ㄚ头两手抱紧我背脊，我不再迟疑，分开ㄚ头双腿，一手下伸，扶着阴茎，寻着ㄚ头阴道，龟头抵着阴道口，腰际一用力，猛一下急插入ㄚ头阴道里。

还是一样紧凑，阴茎被包裹得紧紧地，每一下磨擦、都有一股酥麻感由龟头直传进心坎，我一下一下的用力，ㄚ头也随着我的抽插，一声声的回应着。

我数着次数，五十下、只五十次的进出，ㄚ头突地全身收缩，双手抓着我的背脊，阴道一下一下的收缩，ㄚ头第一次高潮来了。

在ㄚ头的高潮中，我又进出了几次，阴茎还是硬邦邦的插在ㄚ头阴道中，脸贴着脸，我抱紧ㄚ头，停止了动作。

双手回伸，握着ㄚ头双乳，我不再动，趴在ㄚ头身上，全身紧贴着，时间一秒一秒过去……

ㄚ头（４）

虽然经过一场性爱，ㄚ头的肌肤触手仍有一股微微凉意，双手在ㄚ头赤裸的身上上下轻抚着，阴茎仍硬邦邦的插在ㄚ头阴道中，我略想了一想，将阴茎抽离ㄚ头阴道，挺身坐了起来。

ㄚ头立刻有了反应，睁开双眼望着我，她有点搞不清楚我要干嘛！

看着赤裸的ㄚ头，尖挺的乳房，纤细的腰肢，平坦的小腹，两腿间没有阴毛遮掩而略为凸起的嫣红阴唇，双手自然的一上一下，放在ㄚ头乳房和阴户，轻轻抚着。

虽然刚经过一次高潮，在我双手抚摸下，ㄚ头仍轻轻哼着。

右手捏着乳尖，左手寻着了ㄚ头阴道口的小阴核，我轻轻的捏着，一边问ㄚ头道：「ㄚ头，你试过用嘴没有？」

「用嘴干什麽？」ㄚ头四肢摊平，享受着我的抚弄，有点不解的回着。

「用嘴巴呀！就是我用嘴巴亲吻你的小穴，你用嘴巴吸我的阳具呀！」我慢慢的，悠悠的说着。

「那有这样的！」ㄚ头一些也不相信。

「当然有，用嘴巴互相亲吻对方性器官，这叫『口交』，很舒服的，我剃了你的阴毛，就是要教你『口交』呀！」，我是狠了心，既要玩、就玩得舒服，反正我老婆大着肚子，性爱本就不大方便，陪养ㄚ头当替代品，反正与ㄚ头上床亦是单帮客的意思，说不定训练好ㄚ头，单帮客反会谢谢我也不一定，只要弄得我舒服就好，以後、管他的！

「嗯！不要，那好脏呀！」ㄚ头还是不相信有「口交」这回事！

眼看跟ㄚ头口说不通，只好拿出部队里那一套「以身作责」了，想法一定，立刻行动，低头吻了ㄚ头一下，我道：「看我的、先让你舒服了再说！」

脚一跨，头转向ㄚ头阴户，双手分开ㄚ头双腿，头一低，嘴巴已埋向ㄚ头阴户，哈！ㄚ头阴户湿漉漉地，刚才高潮时来的淫水没处理呢！

不管了，不是有人说过：年轻少女的淫水滋补的。

补就补吧！看准阴核，舌头一伸，先舔了一下。

这一下可不得了！ㄚ头轻呼一声，双腿一紧，将我头挟了个结实；雪白的大腿摸起来很舒服，这一挟，一用力，两条大腿内侧紧贴着我两边耳朵，倒也别有一番滋味。

我且不管，舌头又一伸，一下一下的猛舔ㄚ头阴核，另一头，两脚一收，也将ㄚ头的头挟在我两腿之间，硬邦邦的阴茎就贴着ㄚ头的娇嫩脸颊。

没有「口交」经验的ㄚ头，自然不懂得吸我阴茎，我且不理，努力的舔ㄚ头阴户，特别是阴核那凸出的小颗粒，一下一下的，越舔ㄚ头挟着我头的双腿就越放松。

没被男人舔过阴核的ㄚ头，这一下又舒服得上天了，她双腿打直，双手抓住我硬邦邦的阴茎，身子一抖一抖的，口里雪雪的呼着：「哦……哦……嗯……哦……哦……嗯……」

耳中听着ㄚ头的娇哼，我知道再加一把劲，没有口交经验的ㄚ头很快就可以再来一次高潮，但是我不让她高潮，在ㄚ头高潮前我必须来个紧急煞车，我要的是ㄚ头对我口交，可不是我对她口交，所以我由舔ㄚ头阴核的动作，改为用牙齿轻咬ㄚ头的阴核，这一下动作，又给ㄚ头带来一声长长的哼声，ㄚ头平放的双腿，又一次抽紧。

在ㄚ头抽紧双腿的紧张反应下，我的舌头再一次改变目标，这次向ㄚ头大腿两侧，最紧贴阴户的大腿内侧嫩肉左右猛舔了几下，然後收起所有动作，在ㄚ头即将又高潮之前，我翻身坐了起来。

ㄚ头的感觉应该是绷紧的弓弦即将将箭射出时，又突然的放松，一下子顿失充实感，下体阴户在极端充实中突地凉风习来，一时反应不及的ㄚ头，双腿依然紧绷着。

轻捏着ㄚ头胸前双乳乳尖，我拟视着ㄚ头。

慢慢地调匀了呼吸，ㄚ头两眼望着我：「哥、干嘛停下来！人家正舒服着呢！」

双手依然捏着ㄚ头乳尖，发硬的乳尖，捏着的感觉也是一种享受，我慢条斯理的道：「这就是口交，用我的嘴巴、舌头，舔你的小浪穴，不错吧！」

「嗯、好舒服，可是，哥！人家正舒服着，你干嘛又停了！」阿头一脸疑惑的问！

「你舒服了，我呢？我舔你，你可没舔我呢！」我笑着回了ㄚ头一句，捏着乳尖的双手，猛地用了一下力道。

「呀！」ㄚ头又一声轻呼：「轻一点、哥！会痛呢！」

右手捏着乳尖，左手迅速下探，整个手掌盖住ㄚ头阴户，中指一伸，猛地插入ㄚ头阴道中，那种没有阴毛的阴户，摸起来真是爽，我说着：「该你来吸我阴茎了！」

ㄚ头挺起身，跟我面对面，低头看着我硬得发红的阴茎道：「怎麽吸？」

坐姿的ㄚ头，使我插进阴道的手不太顺手，我将手抽了出来，再回到ㄚ头乳尖，仍然捏着乳尖：「冰棒、吃过冰棒没有，阴茎是冰棒，你怎麽吃冰棒！」

「我吃过冰棒，我知道怎麽吃冰棒，先大大的咬一口嘛。」ㄚ头吃吃的笑着。

「咬一口、那完了，轻轻的咬，用舌头舔阴茎前的马眼，和龟头四周，知道吗！」说着我躺了下来。

ㄚ头一手握着我的阴茎，一手托着阴囊，看了半天，慢慢低下头，张口、伸出舌头朝我马眼舔了一下。

一种像触电的感觉传进脑中，我道：「对、就是这样，一边舔，一边整根阴茎含进口中！」

ㄚ头低着头，用舌头一下一下的舔着马眼，忽地口一张，阴茎整根已进了ㄚ头小嘴里，这种事、真是不用教，一次就会，ㄚ头含着阴茎，头颅一上一下的动着。

真是不同的感觉，阴茎在ㄚ头温暖的小嘴里，硬得快爆了，我伸手抚着ㄚ头光滑的背脊，开口道：「对、就是这样，吸几下，再舔一舔龟头，还有阴囊，别漏了阴囊……」

ㄚ头口中赛着我的阴茎，语音有点不清的道：「那两个蛋蛋也要吸呀！」

「要、吸一吸阴茎，舔一舔龟头，再吸吸阴囊，吸两个蛋蛋……」

我还未说完，ㄚ头已将目标转移，樱口一张，将我的一个卵蛋含进口中，用力吸了一下，又换边吸了一下。

心脏似乎被猛地抽紧，在ㄚ头含着我的卵蛋时，我忙说：「轻一点，轻一点，那卵蛋不能太大力！」

「嗯！」ㄚ头稍放松力道，含着卵蛋又吸了几下，才又回到龟头，一手握着阴茎，一边用舌头舔了舔马眼，又再龟头四周舔了几圈。

我只能闭着眼，呼吸一下重於一下，口中发出沉闷的呼呼声，ㄚ头的阴道虽然紧凑，抽插起来，阴茎被紧凑阴道紧紧包着的感觉虽然舒服，但这种口舌服务，却更胜一筹。

ㄚ头背对着我，低着头在我阴茎上忙得很，一下子含着阴茎，一下子舔着龟头，又一下子吸着我的卵蛋，直把我吸得快活极了。

忽地，ㄚ头停下了所有动作，回头朝我说：「哥！这样好吗！」

「好、当然好，你吸得很好，我很舒服，就是这样！」

「可是我头很酸耶！」ㄚ头抗议着。

「行、再教你一招！」我顿了顿又道：「屁股向我脸这边，来！」

「呀！这样呀！」ㄚ头脚一跨，把整个阴户向我脸上压了下来，转过头，又将我阴茎一口含着，这就成了６９式。

看着ㄚ头湿淋淋的阴户盖向我脸，双手放在ㄚ头大腿内侧，左右一分，开口就朝ㄚ头那分开的裂缝，用力的舔了一下。

ㄚ头含着阴茎的嘴又哼了一声，又一次紧了紧两腿。

大张的阴道向着我，没有阴毛掩遮的阴户，大张的阴道，红嫩嫩的穴道口，在如此近的距离中，恍如进了一片血红的世界，我张大口朝着阴核一阵猛舔，又伸长舌头，朝大张的阴道直入，ㄚ头淫水滴滴直流，整个口，有自己口水、也有ㄚ头的淫水，下体阴茎在ㄚ头口中硬得一跳一跳的……

不知时间过去多久，我张着嘴，伸长舌头，连鼻子都塞进了ㄚ头的阴道中，ㄚ头一边含着我的阴茎，一边「唔唔」的叫着，那种麻到骨子里的感觉又传了上来，我猛地将双手放在ㄚ头屁股上，用力抱紧，整个口鼻都被ㄚ头阴户盖着，一种低沉的吼声吐自我口，阴茎一阵抖动，大量阳精已急射而出。

ㄚ头将我阴茎含得密密地，直达喉咙深处，那串串急射的阳精，就股股地直射进ㄚ头喉咙里。

抱着ㄚ头屁股，张着的口，紧埋在ㄚ头阴户中，淫水不经空气直流进我口中，ㄚ头似乎又有一次高潮，反正我被ㄚ头吸得有点迷糊，也不太清楚。

时间似乎已停顿，６９的姿势不变，ㄚ头口中的阴茎逐渐变软，我稍为推开ㄚ头屁股，吸了一口空气。

高潮已过，阳具也变软，我拍了拍ㄚ头屁股道：「行了，起来了。」

ㄚ头又「嗯」了一声，翻身坐起。

我躺着，将手放在ㄚ头大腿上，轻轻的摸着ㄚ头白晰的大腿道：「小浪穴，爽不爽呀！」

「还说呢！射了人家一嘴！」ㄚ头嘟着嘴说。

「吃进去呀！阳精补身呀！你流出来的淫水，我还不是一口就吞下了。」也不知真不真，反正有人这麽说，我也依样画葫芦。

「真的！」ㄚ头笑了。

「当然真的，书上都这麽说呢！」谎言既已开始，就一路到底了。

「嗯、哥，你的精液我都吞下了。」ㄚ头说着，伸手拨了拨我软了的阴茎。

双手还是摸着ㄚ头的大腿，我坐起身子，道：「今天教你这口交，舒服吧！」

「嗯、下次我还要玩这种——口——交——」ㄚ头嘻嘻的笑着。

◎◎◎

与ㄚ头的情缘，就这麽继续着，每周一或二次的性爱，每次都极尽兴。

单帮客每次一回来，ㄚ头总是在家，他非常满意，还不时的带点东西送我，有一次送我老婆一个翠绿玉镯子，绿的很漂亮，那个玉镯子是由ㄚ头转送的，ㄚ头说单帮客带回二个，一人一个，我老婆高兴的收下了，直到现在２０几年过去了，那个玉镯子还在，只是老婆不常戴。

ㄚ头临走时，一把鼻涕、一把眼泪的，单帮客紧握着我的手，又塞给我二万元，直说谢谢我，弄得我真不好意思。

在ㄚ头走後，没多久我也搬了家，从此就与ㄚ头断了音讯，当年初识时她１８，如今２０多年过去，也不知她过得如何……

现在想想，这种玩人老婆，又拿人老公钱的好事，不但前无古人，只怕也後无来着了

【完】